

雨林行舟记

TAKE ME TO THE RIVER

撰文

弗兰切斯卡·梅伦德斯
(Francheska Melendez)

摄影

本·罗伯茨
(Ben Roberts)

由于陆路交通闭塞，苏里南广袤的热带雨林腹地人烟稀少，当地的自然环境基本未遭到破坏。不过，沿着苏里南蜿蜒纵横的主要河流，便能欣赏到这个国家繁茂的植被和丰富的动物种群。



刹那间，衣装整洁的罗马里奥·阿雷克彭（Romario Arekepoeng）从独木舟前端跃入河中。清澈而湍急的河水深及腰际，他用身体抵住半淹在水中的岩石，奋力将小船推过急流，然后像表演杂技那般，敏捷地抽身回到船上。

罗马里奥的这一套动作如行云流水，令人完全忘记这艘约6米长木船的重量和速度。船上载满充足的食物和其他补给，以便我们完成为期4天的密林探险。罗马里奥年仅17岁，但他的能力简直可以用“帕卢梅乌”（Palumeu）来形容。“帕卢梅乌”就是我们正在通过的河流的名字，在瓦亚纳语（Wayana）中意为“精神强大”。这是自古居住在这一带的美洲原住民瓦亚纳部落使用的语言。

这次独木舟之旅开始的时候，我在一棵瓦拉巴树（walaba）的树荫下背上背包，垂落的树藤长满怒放的紫红色花朵，吸引各种采食花蜜的昆虫。

此刻，我们正处于流经苏里南原始热带森林的水道上，苏里南是位于南美洲东北海岸的小国。历史上，苏里

南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首都巴拉马利波（Paramaribo）的沿海地区，因此苏里南的森林内陆基本没有受到19世纪外国探险家的破坏。

早前，我们乘着一架六座飞机，仅用一个多小时就从巴拉马利波来到了帕卢梅乌村落附近的小型机场。对于此次独木舟之旅来说，这是我们前往卡西卡西玛（Kasikasima）花岗岩山的最佳起点，此山距离巴西边境大约60公里。

我们一行9人将展开为期两天的旅程，抵达位于萨瓦尼博图（Sawaniboto）瀑布的大本营，同行队友还包括来自特里奥（Tiriyó）、瓦亚纳和阿拉瓦克（Arawak）等部落的族人。罗马里奥和鲁当斯（Rudams）两兄弟及其表亲阿涅利（Aneri）在船头胸有成竹地掌控着行船方向。他们背后坐着我们的导游朱利叶斯·凡·托罗姆（Julius Van Trom）和厨师拉姆斯·图图（Ramesh Toetoe）。掌舵者是船长吕西安·梅里亚（Lucien Melliua），他一边操纵发动机，同时眼观八方，观察着整个河面。大副雷米吉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20年的一份报告，苏里南97.4%的土地被森林覆盖，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道路稀少意味着最常见的内陆旅行方式是划独木舟走水路，譬如沿帕卢梅乌河（第56-57

页及本页最上图）而行，此河源自巴西边境的图穆库马克山脉（Tumuk Humak）。在雨季，水位迅速上升和洪水很常见，旱季则会出现许多沙坪和浅滩，所以在有些航段，船员常常需要抬着独木舟前行（上图）。

苏里南是许多热带植物的家园。在当地被称为“坎坎特里”（右图）的木棉树是一种落叶乔木，可产出具防水性和浮力性能的棉质纤维，当地人用来制作救生衣、绝缘材料和床上用品。

凯门鳄（右下图）是美洲鳄的近亲，长度可达4.5米。在苏里南，这些爬行类动物最常出现在沼泽地区。第60-61页：帕卢梅乌河快速变化的水位和湍急的水流使河道变得蜿蜒曲折。

奥·梅里安（Raymijio Merian）则坐在船长的前面。

今年的旱季比往年长，现已接近尾声。由于水位较低，我们缓慢前进。各位船员以一系列手势和口哨来回沟通。这种方式高效又生动，尤其在碰到急流时，所有人往往会立刻同步跳下船，协力将我们推向上游。

这一连串操作让我不由想起荷兰籍非裔苏里南作家泰莎·洛莎（Tessa Leuwsha）所著之书《狂野之旅》（De Wilde Vaart）中的一个概念。此书详细记述了她和丈夫沿苏里南的水道进行的一次旅程，洛莎创造出“河上牛仔”一词，来形容他们在旅行期间所奉行的哲学，并将这些河流航行经历与美国西部荒野的生活进行对照。她解释道：“对我来说，牛仔是那种自由自在生活的人，不受任何事物束缚。他们依靠直觉为指引。”

我在观察周遭发生的水上竞技时，对洛莎的比喻深感共鸣。一众“河上牛仔”驾驭着水的力量，让小舟得以穿过岩石密布的急流，他们还潜入帕卢梅乌河徒手抓鲶鱼（后来我们将抓来的鱼用柴火烤熟当晚餐）。银色短斧鱼从水中跃出，沿帕卢梅乌河水面滑行而过；一群巨型水獭好奇地张望着路过的我们；还有一只水豚迅速穿过溪边芋属植物逃离水边。有一次，吕西安船长放慢了独木舟的速度，因为他看到一头凯门鳄（右图）淡定地躺在一块光滑平坦的岩石上。

在上游更远处，一棵银白色木棉树在树冠丛中一支独秀，此树在当地被称为“坎坎特里”（kankantri，见右上图）。当地的原住民相信这些树是善良神灵的家，因此禁止砍伐。它们是亚马逊雨林中最高的树木，最高可达





70米，将仰望者的目光引向天际。

经过两天的河上漂流，我们抵达大本营，并将从这里穿越16公里的热带丛林，然后抵达卡西卡西玛山。经过充分休息后，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此时周围的森林充满生机。我闭着眼睛躺在吊床里，用心去聆听树蛙、蝉和鸟儿合奏的交响乐，这些天籁之音意味着白日要降临。倏地，对岸的树林里传出了一种新的声音——那是嘶哑的呼噜声。我从吊床里爬出来，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下走到水边洗漱，双眼一直盯着对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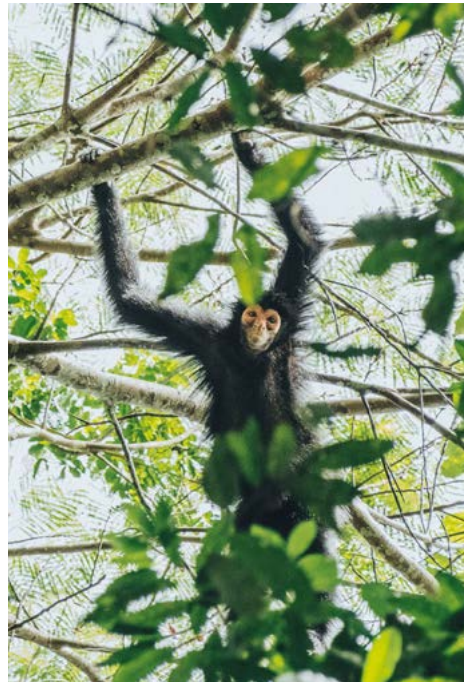
后来，我们在营地的露天餐棚享用鲜橙色的木瓜时，我向导游朱利叶斯询问先前听到的声音。“那是美洲豹，”他说，并对我的表情咧嘴大笑。“特别响亮！”卢西安船长笑着模仿美洲

在我们碰到急流时，往往所有人都会立刻同步跳下船，协力将我们推向上游。

豹咳嗽般的吼叫声。“当心啊，”朱利叶斯指着河流打趣地警告，“它听到你的声音就会上前。众所周知，美洲豹是游泳健将。”

我们沿路前行，走在队伍前方的雷米吉奥肩上挂着一把单管猎枪，这个画面令我既安心又敬畏。部落靠狩猎自给自足，这种活动读起来是一回事，亲眼目睹又是另一回事。除了偶尔模仿各种鸟类和猴子的叫声外，同伴们都很安静。他们在树冠的树枝间发现了一只身披橄榄色羽毛的绿背冠雉，并以精准无误的枪法射中了一闪而过的它。雷米吉奥砍下一片棕榈叶，然后坐在树干上将叶子编成宽宽的带子。猎获的野鸟被装在编织袋中，由他一路背运。

透过茂密的树丛，我看到了一只黄嘴鸟。它先是发出一种高亢的吱吱声，让人想到嘎吱作响的铰链，接着又变成低沉的啼鸣。朱利叶斯说：“你听



顺时针左上图起：
 动冠伞鸟是山区的原生鸟类，以引人注目的鸟冠闻名，雄鸟的鸟冠几乎完全遮住鸟嘴；蜘蛛猴是这片茂密森林中极为重要的种子传播者；大白鹭虽然是苏里南的本土物种，但在挪威、塞舌尔和瑞典等国却是离群鸟。对页：卡西卡西玛山是一座花岗岩孤山，拥有未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因此适合在开阔的空旷环境中生活的动植物。



到了吗？这是巨嘴鸟在求雨。”

我们在一条多沙的溪流旁停留，观察两组动物的足迹。一只獾来过这里饮水；它是犀牛的近亲，体重可高达300公斤。一只美洲豹也来过。我还没来得及担心，朱利叶斯便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他指出我们正被丰富多样的植物环绕。这里生长着可以用来治疗发烧的木本蔓生植物：一种尖尖的“木木”棕榈（mumu palm），能用来制作瓦亚纳民居的传统茅草屋顶；还有一种具有急救功能的树，当地人称为“电话树”，因为敲击它产生的巨响可以在茂密森林中传播20公里以上。

随着队伍一步步接近卡西卡西玛山麓，地貌也开始发生变化，受侵蚀的地面露出了花岗岩巨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动冠伞鸟（左上图），这是一种华丽的伞鸟科鸟类，雄鸟全身布满艳丽的橙黄色羽毛。

我们登上一个陡峭的斜坡，但树冠非常茂密，直到我们到达卡西卡西玛山的花岗岩平台，才有阳光从树叶间透进来。经过一番艰难攀爬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广阔的丛林美景，蔚为壮观。放眼俯瞰，翠绿的树冠就像一块块由祖母绿石织成的地毯，向四面八方无尽延伸，明亮的天空为其镶边。

我环顾四周，发现众“河上牛仔”和我一样陶醉在这片景色之中。这也是罗马里奥首次登上卡西卡西玛山。从这个隆起的高处眺望这片土地，人的感官会变得敏锐，思绪也跟着活跃起来。在神灵和大地的认可下，我们来到这里，回想起迄今为止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并渴望继续前行。✦



欲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内容，敬请扫描二维码前往 patek.com/owners 页面，在百达翡丽表主专区查看杂志增刊的独家内容。

